



## 雨季、少年、蟒

2010-03-27 記者 徐念慈 報導



「在這廣漠的樹海裡，有那條生命帶走了我一部分的靈魂，而我的心靈也將永恆地隨著那條生命脈動於這片野地」，少年心想。



蟒，我知道你在（圖片來源/[dongwu.xooob.com](http://dongwu.xooob.com)）

### 十年前

身受重傷的偷渡少年，撐起顫抖的手吸著口袋裡最後的一包菸，倒在爛木頭地板上。這是邊境最後一站，逃過檢驗局搜捕，少年獨自闖進荒煙漫草裡的破爛木屋。那時外面傾盆大雨，風將青草及濕土的味道，吹透整間木屋，機機軋軋的搖晃聲，讓這個夜晚顯得寒冷而蕭索。少年熄掉黑暗中唯一的紅點，蜷起瘦弱的身軀開始放空，思緒飄浮在整個時空中。

半世紀前，富國靠著手腕與武力，對窮國裡的一切展開掠奪，千年巨木、萬年礦物、皮草等，貪婪地想壓榨出這片土地中的每一滴水，像隻巨大的寄生蟲一般吸到肚皮脹破也不想收手。終於當資源面臨滅絕之時，富國選擇將廠商撤離這塊瀕死的大地，臨走前基於國際保育組織壓力，開始強制執行新法條——國家開發禁令。隨著越來越多的保育法條設立，禁伐禁開發的條款宛如緊箍咒，綁死窮國的發展，失業率機高不下，貧瘠的土壤宛如煉獄的真實版，在這種絕望下，少年選擇逃離...

傷口又開始汨汨流出血液，刺痛的傷口讓少年輾轉難眠，突然他感受到視線對角的縫隙傳出一陣一陣的老鼠嘶鳴，撕裂的聲音帶出黑暗中一種巨大的氣息，既沉著、緩慢又長遠的生命體——巨蟒。

巨蟒忙著進食一時間也未發現少年的視線；留下冷汗，少年思量起要是現在逃跑導致傷口撕裂、外頭又有持槍的搜捕員，橫豎也難逃死劫，不如留著讓巨蟒決定他的生死；緩了緩緊張的喘息，開始冷靜地觀察起巨蟒的一切。將近10米的身長、桶子般的粗度，雨停後的月光照出鱗片金屬般的亮光，比家鄉看到的蟒都還要大上幾倍，看著看著也不禁傻眼。

順著巨蟒的身軀看到牠的頭顱，突然少年發現巨蟒昂起身子，燈盞似的雙眼直白地看著自己。直

媒體歷屆廣告

### 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### 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### 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### 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### 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 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  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 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 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
張婷芳 / 人物

到現在少年也很難說明，但那時他就是很清楚，牠的眼神不是掠奪般的貪婪，而是澄澈，那種宛如穿透他心靈的澄澈。

就這麼互看了許久，條地巨蟒先動作，彎了幾彎快速滑來少年身旁，少年驚恐地弓起了身子、掩住口才止住尖叫，但巨蟒就這麼停在他身旁，靜靜的貼著他良久，冷冷的身軀碰著他有點發燒的身體。「好舒服」，少年不禁脫口而出。身旁這個神祕的猛獸，讓少年充滿了又奇怪、又安心的感覺，少年發現眼皮越來越重，雨又開始下了，規律地打著小木屋，蛇信吐收吐收，少年熟睡了...



那片的星空，少年至今無法忘懷。（圖片來源  
[wenwen.soso.com](http://wenwen.soso.com)）

雨季剛降臨，這裡幾乎每天都在下雨，傷口還沒癒合的這陣子，少年靠著雨水和倉庫裡微微發黴的乾糧強撐過日，冷靜等待最好的時機，抽著越來越難點燃的潮濕的香菸，少年乾咳了一陣。

少年也不知是巨蟒剛好不餓還是它真有靈性，接下來幾天巨蟒似乎對吃下他這件事沒什麼興趣，幾乎都在小屋夾層內緩緩穿梭，偶爾抓抓老鼠食用。整個破爛的小屋隨著巨蟒的穿梭微微顫動，並發出微微的嘎嘎聲。越來越習慣這種氛圍，少年耳朵靜靜貼著木板，蜷曲在地板淺眠，屋子的晃動聲和巨物穿梭的存在感，讓人有如置身在子宮般的寧和，有種被什麼深深守護的感覺。

而在某些很短暫的片刻，巨蟒會盤據少年在一旁，若有似無地吐著蛇信，漆黑的瞳仁就這個看著少年對他的言語。

「巨蟒，家鄉現在很荒涼，每個人都急著離開。」

「巨蟒，家裡的人全都餓死了。」

「巨蟒.....」

這些片刻，隨著少年傷口的癒合變得更少，巨蟒也越來越少出現在屋內，沉默又變成了這棟屋子的主旋律。道別的前一晚，少年遍尋不到巨蟒的蹤跡，無奈地靠著牆喃喃說著：「看不到也好，再看就捨不得走了。」

## 離

那是個太陽還沒完全破曉的早晨，少年悄然離開了寧靜的屋子，根據之前的路途經驗拼命狂奔。越接近邊境少年就越暗笑自己的無知，邊境的情況比想像得艱困、殘忍許多，邊境的警備早就隨時待命於邊界，拿著槍枝掃射企圖穿越的偷渡客們。少年察覺到前方的道路早被邊境的河流沖毀；這條河水在少年家鄉被戲稱「死靈河」據說承載無數偷渡客的亡靈，能順利橫渡的人了無幾。但警備狙擊仍在後方，少年別無他法只能心一橫跳下，試圖靠自身優秀的泳技賭贏偷渡的最後一役。滾滾的河水馬上襲捲上來，少年才發現自己自負的泳技在自然的力量中顯得如此得渺小而微弱。頭部一直掙扎於水的界線，才吸一口氣就被捲下；視線在天空和深水中上下急速交錯，少年發現自己身體越來越沉重，視線逐漸黑暗，恍惚間，他覺得看到一對很熟悉的眼睛，金屬般的

光澤漸漸環繞了自己，少年昏去了。

滾滾河水繼續流動，河面又恢復了一開始的寧靜，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，少年的掙扎就像場幻影罷了...



湍急的流水，沖蝕掉山河和生命。（圖片來源／blog.roodo.com）

當再次清醒時，少年先看到一輪清亮的明月懸在夜空中。手輕放胸口，感受自己心臟依然跳動、手依然溫熱時，少年忍不住啜泣了起來，一路上生生死死的關頭，突然湧上心頭，原來光活著這件事就是如此美好。

後來少年詢問路過的漁夫，才發現他已經到了經濟繁榮的鄰國邊界。了解成功偷渡後，為了積極融入新的生活，少年從一開始沒有身份證的黑工做起，逐漸取得身分、成家、升遷，忙碌的生活讓那段偷渡的回憶逐漸模糊。但當雨季降臨，某些寧靜的生活片刻，木屋裡巨物滑動的聲音，仍會在少年的耳邊響起，好像在呼喚少年什麼。

### 十年後

少年帶著巨額的金錢返國探視，憑著記憶想找回當時的木屋時，他才發現荒煙漫草裡，木屋早已傾斜坍塌。少年在失落的情緒裡，發現雨又悄然降下，撐起上好的黑傘，少年對木屋的方向做了最後一次的凝望...。

在這十年內，窮國大規模逃離、出走的人口，降低了土地的負載壓力，意外為這片土地注入了重生的契機，當年被居民大規模唾棄、抗爭的政策出乎意料地打破了惡性的循環線。雖然這片土地到現在依然還沒從當年的破壞中復原，但野地的生命體已經悄然回到了這，死寂的林地開始有了脈動。

回到觀光團旁，雇用的年輕導遊長得和自己年輕時候有幾分相似，卻比少年當年精壯、陽光許多，豪邁笑著說：「很美吧！真不知那些人為什麼只想拿取那份不屬於自己的能源。」

少年苦笑回應，心想「飢餓讓人的心智早被掠奪、求生欲占滿，當年連抬頭看看晴空的心情也沒有，現在能笑看一切反而如此不真實。」最後他還是將這句話鎖在喉嚨內，沒有告訴這個活在幸福世代的導遊。

撐著傘少年和導遊踩著被雨打下綠葉緩緩地前行，頭也不回地離去，鳥鳴聲在他們身後此起彼落

得響起...

## 後記——巨蟒視角

身為蟒類，遊走這片土地將近百年，目睹人類文明刺穿大地循環的脈動，破壞性的開採讓大地早已奄奄一息，而與大地共存榮的我，到底還能存在於這片林地多久呢？但諷刺的是，活了這麼久後求生欲反而逐漸不再重要。

以前喜歡冬眠醒來的感觸，世界會開始活躍，首先洞口長出幼嫩的小草，接著乳鼠會到處奔跑，而母蛇誘人的香氣隨時飄盪在整個田野間。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同族迅速消失，到現在我也隱約知道再也遇不到任何同族了。

大地請繼續寒冷吧，到底現在比較寒冷的是氣候？還是我的心？每次蜷曲時就想著這件事。動物的第六感再靈敏，也無法感受到同類的呼喚，精準的第六感反過來提醒自身的孤獨。最後學著對自己說，大家只是都在冬眠罷了，而我卻不小心醒著而已...

星空下，木屋裡的少年又熟睡了。今天少年講了許多，我無法用人類的語言表示什麼，但不言語不代表不明瞭。感覺到少年講述的是一種寂寞，我活著也是一種寂寞；在傾聽他對話的那一刻，總有種天地間為二相依偎的感覺。雨季真讓心情憂鬱，蛇信又吐出，雨滴從濕潤的葉梢一滴一滴落下，巨蟒緩慢滑離這個邊界小屋。



### 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